

长篇历史小说

刘

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刘鹗

老残遗恨

寒波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(湘)新登字002号

刘 钜

寒 波 著

责任编辑：李渔村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*

199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4.75

字数：353,000 印数：1—10,000

精装： ISBN7—5404—1427—8
I·1133 定价：15.55元

目 录

第一部 道台公子 1

- 一 《老残游记》中的庄官保。且说一说他那有趣的发迹故事
- 二 张曜解救了小鹏鹏——刘鹗一家
- 三 开封大水奇景
- 四 刘成忠慧眼识英雄
- 五 小鹏鹏巧遇若英姑娘——日后的欢喜冤家
- 六 若英和铁云约法三章
- 七 黯然失色的新婚
- 八 刘氏父子和李鸿章的会见
- 九 刘成忠的臬台究竟到手了没有
- 十 初识太谷教掌教圣人李龙川
- 十一 书中又一个紧要人物登场——孤儿李贵
- 十二 有情人终成眷属
- 十三 道台公子生活的结束

第二部 官场过客

116

- 十四 铁云开始了坎坷的经历
- 十五 一事无成回淮安
- 十六 铁云仗义助三姐，出山的机缘来到
- 十七 黄河决口，吴大澂就任河道总督

- 十八 惊心动魄的黄河决口，铁云立大功
- 十九 抢险之后，铁云见到了河帅吴大澂
- 二十 河神黄大王“显圣”
- 二十一 杀人不眨眼的府台毓贤，就是
《老残游记》中的玉大人
- 二十二 悲惨的故事，《老残游记》的背景
- 二十三 张曜与刘鹗重逢在济南
- 二十四 奉调到山东，风云突变
- 二十五 黑妞与白妞，刘鹗人生的重大转折点
- 二十六 铁云进京求官梦断京华

第三部 洋务买办

217

- 二十七 三个女性的命运——嘉丽、若英和素琴
- 二十八 若英梦寐追求的正室夫人身份，能如愿
以偿吗
- 二十九 若英遇到一位青天大老爷
- 三十 若英告状的结局
- 三十一 刘鹗初会罗振玉
- 三十二 刘鹗中了张之洞的圈套
- 三十三 铁云又有新的宏图
- 三十四 铁云做了英商福公司的买办
- 三十五 素琴之死
- 三十六 铁云被告，刚毅即是《老残游记》中
的刚弼
- 三十七 群魔乱舞，遭殃的是刘鹗
- 三十八 无意中在龟板上发现甲骨文，为我国开创
了一门新学问

- 三十九 大刀王五的匕首插在铁云面前
四十 铁云来到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救济难民
四十一 铁云在北京的救济活动，种下了日后的祸根
四十二 佛宝之死
四十三 铁云厄运重重，可是文学名著
《老残游记》却在这时候诞生

第四部 时代牺牲

398

- 四十四 浦口买地事件，大哥孟熊之死
四十五 浦口买地事件的较量
四十六 袁世凯进了军机处，铁云危机四伏
四十七 铁云被捕
四十八 营救与充军起解
四十九 驼铃声声，雪山绵绵，刘鹗来到乌鲁木齐
五十 时代的牺牲者
后记

463

第一部 道台公子

一 《老残游记》中的庄官保。 且说一说他那有趣的发迹故事

清朝咸丰年间，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上住着一个日后与《老残游记》作者大有关系的重要人物。若不是他的提携，刘鹗生长南方，怎能在小说中把山东的风土人情、昏官酷吏写得那么活灵活现，令人拍案叫绝。此人姓张名曜，乳名阿牛，猛大虫似的一条大汉，黑楞楞好一副水牛般魁梧结实的身坯，浑身肌肉疙瘩赛如铁弹一般，比试石锁石担，力大无穷，无人能胜得过。自幼家境贫寒，父母先后亡故，无人管教，长到二十岁头上，依然目不识丁，光棍一条。全凭一身蛮力，在镇上一家碾米作坊为人舂米糊口，每次能背米三四百斤，行走如飞，在街上横冲直撞，见者无不骇怕。阿牛生性勇狠好斗，又好抱打不平，因此惹出了一条人命，只得带了乡亲们凑集的十几两银子，匆匆逃命到了河南。他只听说有个远房表舅姓蒯的，名唤蒯贺荪，在河南光州做个不入品的典史，多年不通音信，不知还在否。无奈并无他处可以投奔，只得取道安徽六安进入河南境内淮河上游的光州，本打算到州城（今潢川县）去探听，不料才到商城县，便得悉蒯舅大爷已

经钻营藩台的门路，署理固始知县，于是兴冲冲赶了一百多里路来到史河和曲河交汇处的固始县城。蒯知县对这位楞头楞脑远道前来投奔的穷亲戚十分厌恶，每月给他一吊钱，让他自己在外谋生，张曜又干起了卖力气的苦活，为人舂米挑水，勉强糊饱肚子。

这时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，太平天国反清革命如火燎原，自广西金田村起义，迅速占有长江中下游许多省份，建都南京，称为天京。北方的农民军则称捻军，崛起于安徽、河南、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。捻军初起时，人员零星，每一股称为“一捻子”。咸丰五年，皖北捻首张乐行召集各地捻首会盟于安徽颍州府涡阳县雉河集，被推为盟主，组成捻军，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，从此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。固始正处在捻军活动中心附近，很多贫苦农民参加了起义军，也有不少顽固的财主乡绅召募乡勇，组成地主武装，称为“团练”专与农民起义军为敌，枉杀的平民百姓也不知有多少。张曜身强力壮，武勇过人，又是个穷光蛋，本可参加捻军去闹革命，却偏偏被县城办团练的乡绅看中，推为团董，聚集了三五百个无赖，日日操练，舞刀弄棒，十分兴头。张曜平地里交了好运，人人称他张大哥，和乡绅们平起平坐，大鱼大肉，好不快活。

不久，一路捻军开到固始，分兵驻扎四门，攻打县城。蒯知县慌了手脚，县中无兵可守，他又只会做官捞钱，哪懂得带兵打仗，县衙三班捕快和几百名团勇都被赶上城墙御敌，眼看捻军人多势众，县城早晚不守，蒯知县急得手足无措，和师爷们商量如何退敌。刑名师爷说：“僧亲王（僧格林沁）的大军就在颍州（今阜阳一带），请贺翁赶快备一份禀帖，派人去讨援兵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”

钱谷师爷道：“援兵固然需要，只恐缓不济急。俗话说重赏之

下必有勇夫，贺翁不妨悬个千金之赏，召募勇士出城退敌。”

蒯知县听了连连摇头，他生平爱财如命，况且固始又是苦缺，搜刮民脂民膏得来不易，怎肯轻易慷慨掏钱出来？因此沉吟犹豫，商量到半夜三更也不曾议出个名堂来，回到后衙闷闷不乐。

次日清早，女儿凤仙来请晨安，蒯知县见了美艳如花的女儿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想道：“钱财是我心上的肉，割了心疼，女儿却迟早总是要嫁人的，何不以女儿为赏格，既省了钱，又比银子更能使人动心。”想定了，便和妻女商量，县太太舍不得女儿，凤仙也不愿意，蒯知县老着面皮，直挺挺跪在女儿面前苦苦哀求，凤仙没奈何，只得痛哭流涕地允了。

蒯知县来了精神，立即赶到签押房，命文案老夫子写了招贤红榜，谁若杀退捻子，守住城池，便以女儿下嫁。固始城中颇有人知道知县小姐容貌出众，红榜贴了出去，顿时轰动了大街小巷，谁不想伸长脖子，叼个天鹅肉尝尝。无奈敌众我寡，强弱悬殊，望着红榜舔嘴咂舌，馋涎欲滴，却没本事揭这张榜。张曜不认得字，自有人讲给他听，一个个嘻嘻哈哈撺掇他：“张大哥，县大老爷这张红榜，算来算去，只有看你的了，这份艳福切莫错过了。”讲的人当作逗笑取乐，张曜却当真起来，一跃而起，说道：“走，跟老子揭榜去！”

蒯知县见揭榜的竟是目不识丁的傻大个儿张曜，不觉皱起眉头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张曜，原来是你这小子！你有什么能耐敢来揭榜？”

“舅舅，别问我有什么能耐，到时候把捻子杀退，保住县城就是了。”

“胡闹！”蒯知县气呼呼地说道，“你以为红榜有这么好揭？三日不能退兵，就得拿你问罪。姑念你远道来投奔我，无知无识，

放下红榜，速速给我滚开，是你的造化。”

张曜扬了一扬手中的红榜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舅舅，您老别小看了人，凤仙妹子是我的了，今晚但听好音吧。”

张曜时来运转，这一夜，他挑选了三百名身强胆壮的团勇，悄悄翻下城头，从城外荒僻处绕到捻军背后，潜伏在杂草丛中，听到城上三更梆子响，便呐喊着直冲捻军营盘，又纵火焚烧营帐，城上也鼓角响应，声势嚣张。捻军白天攻城辛苦，又欺城中兵力微弱，不作提防，猛地里从酣睡中惊醒过来，人喊马嘶，还以为是僧格林沁的追兵下来了，慌忙上马抵敌。及至发现不过是城中一群练勇前来劫营，便不以为意，反用铁骑将乡勇团团围困起来，奋勇搏杀。张曜手挥大刀，驱兵冲击，无奈步不敌骑，寡不敌众，手下乡勇又不曾上过大阵，先自慌了手脚，胡乱挥刀招架，且战且退，张曜纵有三头六臂，也难挽回败局。

正当万分危急的当口，忽听得远处马蹄声奔驰急骤，如排山倒海倾泻过来，捻军首领一声唿哨，“僧大妖头来了，快撤！”

原来捻军多用马战，以行动剽疾见长，来如电，去如风，见了官军也不交锋，回头便走，引诱官军日夜追赶，乘他疲惫歇马喘息的当儿，突然施个回马枪，十九必胜。因此清军“剿捻”主帅僧亲王终年追逐，捻军却越战越多，越战越勇。今晚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领马军由安徽追击捻军进入河南，正不知捻军去向，忽得探报捻军正在攻打固始，便追风逐电般赶了过来。遥见固始城外火光冲天，火影中兵戈搏杀，极其勇悍，城上城下呼杀之声震撼天地。僧格林沁惊异道：“小小固始县，哪有一支如此能战的兵马？”比及拍马赶到，捻军已吹响号角，转眼撤得一个不剩。僧格林沁驻马询问乡勇：“尔等是哪一家的兵马？”

“回亲王的话，咱是固始民团。”

“是谁带队？”

众人呐喊：“张大哥快过来见王爷！”

张曜大汗淋漓，急忙挤身过来打插请安道：“稟王爷，小人张曜是固始团练的团董，给王爷请安！”

僧王威严地打量了他一下，赞许地点点头道：“好样儿！有官衔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“好，王爷赏你五品顶戴，还要保举你做候补知县，赶快招两个营头（一千人），训练个把月，拉出去跟王爷打‘捻子’，立了功，王爷不会亏待你。”

“谢王爷栽培！”张曜这一喜非同小可，赶紧趴在地上向僧王着着实实磕了七八个响头。

僧格林沁在城外小驻片刻，蒯知县撅着屁股，急急出城请安，欲邀亲王进城歇宿，并为大军宰牛杀羊犒师，僧格林沁发现了捻军踪迹，怎肯停留，等待兵马略齐，又驱兵追趕捻军去了。临行时，随军文案师爷在一张空白告身上填了张曜的姓名，和“赏给五品顶戴，以知县候补”两行字，给蒯知县过了目，交给了张曜，这就是日后做官的凭证。当时军情紧急，日日打仗，朝廷没有那么多的银钱赏赐将士，若以官位奖赏，又哪来如许空缺？因此授权统兵大帅，带上许多空白告身，一场大战下来，凡立功的都填给告身，赏给虚衔，以资奖励。日子久了，告身泛滥成灾，侥幸不死的老兵都成了记名总兵、提督，那空头告身如同废币，永无得到实缺的可能，一品提督告身，到后来只能换到几筒鸦片过瘾。谁知张曜则不然，有了僧王的赏识，河南地方兵力又极其薄弱，张曜脱颖而出，官运亨通，扶摇直上，这是后话。

蒯知县见张曜立了大功，又蒙僧王提拔，不得不另眼相看，过了几天，便让他和女儿凤仙成亲。新婚之夜，张曜吃得醉意醺然，自以为英雄娶美人，天低三尺，昂昂然挺胸凸肚，欲进洞

房。不料闺房紧闭，使女拦在门前，传话道：“小姐吩咐，请问姑爷识得字吗？”

这一问，戳着了张曜的痛处，顿时人矮了三分，酒也醒了三分，胸也平了，腹也收了，结结巴巴说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小姐问这个干吗？”

丫头抿嘴笑道：“姑爷敢莫是不识字的吧？小姐吩咐我教你认字，认出来了，才能进洞房！”

“乖乖，好了得！”张曜吓得酒又醒了三分，慌忙打躬作揖道：“好丫头，别作难姑爷了，谁不知道老子目不识丁，行个好，开了门让老子和小姐成了好事吧！”

“什么老子、老子的，我们家怎能抬个老子姑爷，且先把它改了！”

张曜嘻嘻笑道：“实在是叫惯了，老子就改，就改！”

丫头笑得弯了腰，半晌才道：“好吧，我们且先认字，不认得几个字休想见小姐！”

使女抖开一幅宣纸，上面是小姐亲笔题写的两行娟秀的端楷，丫头指着字，一个个唱道：“天大地大……。”

张曜大着舌头唱山歌般地跟着念道：“天大地大，没有老子大！”

“错了，天大地大，没有夫人大！”

“怪了，怪了，老子才是一家之主，怎么没有夫人大？”

使女啐道：“那好，那好，你若一口咬定是你大，那你就是你，小姐是小姐，还是做你的光棍去吧。”说罢，背转身便不理会了。

张曜的酒意又醒了两分，连连自己打嘴道：“老子错了，老子糊涂，天底下哪有大过夫人的？天大地大，哪有夫……夫人大！”

使女噗哧一笑，回转身道：“这就是了，现在教你念字：天，

大，地，大……。”

无奈张曜力大脑笨，跟着念全会，单认一个字，却只是干瞪眼，再也认不出来。教了几遍，丫头也恼火了，只听见小姐在房中发话道：“春儿，别跟他噜苏了，让姑爷回房去把字认熟了，三天之后再来应试！”

丫头把条幅朝张曜手中一塞，笑道：“姑爷听清了吧，小姐吩咐你回去好好把这九个字认熟了，三日之后再来应考！”

张曜这一刻的酒意全消了，明知美人儿就在房中，却是双扉紧闭，叫他干咽唾沫，心痒难熬。亏他那双腿能屈能伸，不知怎么竟然扑通跪倒在地，朝着屋内喊道：“小姐行个好，不，不，不，夫人行个好，饶恕了我吧，天大地大没有夫人大，我服了你就是了，快把房门打开吧！”

屋里传出小姐娇滴滴的回答：“蒯家书香门第，不招不识字的女婿，快回去好好用功，三天之后再来！”

如此三番四复的折磨，直等半个月后，两个营头的乡勇都快招齐了，才蒙小姐皇恩大赦，放他进了洞房。人也奇怪，愈是到手艰难的事，愈觉珍贵，在夫人面前，张曜平时的粗暴性子不知哪里去了，夫人说一是一，唯唯喏喏，再不敢违拗。夫人教他认字，他又笨，读了就忘，夫人严厉训责，他诚惶诚恐，小心翼翼，如蒙童对塾师，丝毫不敢回嘴。一个月后，多亏他认得了西瓜大的几筐字，不料带兵出战，三天后就全忘得干干净净，依然目不识丁，弄得凤仙一顿怒斥，无可如何。张曜虽然读书不成，打仗的运气却好，跟了僧亲王颇打了一些硬仗，过了一年，蒯知县任满卸职回乡，张曜当了固始知县，捻军又来围攻，要捉张曜报仇，这小子居然守城七十余天不曾被攻破，为清廷立了一功，蒙恩赏了霍钦巴图鲁称号，（巴图鲁是满语勇士的意思），于是升了知府，转眼升为道台。咸丰十一年竟又晋升河南布政使（即藩

司，又称藩台），做了二品大员。清朝官制，不识字的武将，只能做武职官，最高可做总兵、提督，却不能做文职。张曜做知府、道台已是战时权宜之计，批阅公文，全靠夫人，如今做了藩台，是抚台之下管理一省民政财政的最高官员，又非道府知县局限一个地方可比。来到开封上任，全省哗然，有人告到河南巡抚严树森那里，说是京中军机大臣好糊涂，让不识字的人当一省藩司，岂非笑话。严抚台却颇有城府，笑了笑道：“老哥不必操心，兄弟知道这个张朗斋，有个贤内助，十分有才气，朗斋有了这位贤夫人，什么官不能做？如果再打几个胜仗，嘿嘿，将来也许能坐到兄弟这把交椅哩。”“朗斋”是张曜做官后，夫人替他取的别字，便于官场朋友之间称呼。

于是张曜稳稳当当地做他的藩司，兼带统率二十个营头，是河南地方军的主力，允文允武，好不显赫。一手卖官放缺，一手吃空额，报花帐，官做大了，财也发了，这一切全亏夫人凤仙耳提面授，闺中指挥，因此更把夫人当作天神一般小心供奉，时时向同寅和部下夸耀夫人的才干，还问道：“你们怕老婆吗？”

都回答：“不怕。”

“啧啧啧！”张曜连连摇头道，“好大胆，连老婆都不怕！”

谁知张曜才做了几个月藩司，忽然奉抚台大人紧急召见，交给他汝宁知府刘成忠一份十万火急的求援稟呈，说是“捻匪”陈大喜部数万人马围攻汝宁府城，危在旦夕，命他与总兵余际昌火速出兵援救。刘成忠是刘鹗的父亲，那时小小刘鹗和一家人都在围城之中，眼睁睁等待援军来到。

二 张曜解救了小鹏鹏——刘鹗一家

汝宁知府刘成忠字子恕，原籍江苏镇江府丹徒县，今年四十四岁了，是个颇有学问的人，据说是南宋大将刘光世之后。咸丰二年以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及第，朝考之后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在庶常馆学习经史诗词和诏敕的撰拟，三年散馆再考，成绩优异，继续留在金堂玉马翰林院，做了清贵高雅人人羡慕的正七品翰林编修，一晃三年，颇蒙大臣青睐。咸丰八年迁升都察院从五品福建道监察御史，这是京官外放的先兆。京官清苦，若不想熬白了头，去做那渺不可攀的尚书侍郎乃至军机大臣之梦，便讲究实惠，趁年富力强时出京大捞一票，回家买田造屋，欢度晚年。成忠二子三女，兼有需要周济的亲眷眷眷，家累不轻，翰林虽则清高，一年区区九十两银子的正恩双俸，每月七两五钱，怎能维持一家开销。所以当得悉迁任监察御史那一天，合家欢腾，乐不可言。果然到了咸丰十一年外放河南汝宁府知府，管辖一州八县，是兼有“冲、繁、难”三字的要缺。“冲”指地理位置要冲，“繁”指公务繁剧，“难”指民风强悍难治。成忠初次做地方官，就放了要缺，养廉银子（俸银）和其他各种收入也较中缺、简缺的知府为多，可见朝廷的器重。汝宁府是唐宋蔡州故地，中国战史上有名的李愬雪夜平蔡州就是这个地方。成忠上任之后，只要不出纰漏，三年任满，凭他翰林出身，再从京中大老弄封把八行书，调剂美缺是不成问题的。做知府的明里一年有三四千两俸银，再加每年征收钱粮时额外附加的各种苛捐杂税等等，又在二三万金以上，其他暗里天知地知的昧心钱更没了底了。纵然有人

提醒成忠，河南捻子“猖獗”，汝宁也不太平，还是三思而行，万一丢城失地，那是非革职不可的。成忠忖度利害，还是狠了狠心，携了夫人朱氏和两子一女以及仆妇数十口人，冒着风险来到汝宁府城汝阳（今汝南）上任。

初到时地方平静，成忠闲时同幕僚出城漫游郊外，追寻中唐元和年间李愬平蔡时的故迹，城西宿鸭湖浩渺清澈，养鸭人撑了小船在湖中赶鸭逐食，想像当年李愬冒了一夜大风雪，急行军一百余里，四更天来到湖畔，下令敲打鸭群，惊起一湖噪声，以掩盖奇袭大军的脚步声，终于乘敌不备，成了大功，生擒背叛朝廷的蔡州节度使吴元济，献俘天子阙下，何其壮观！

“大丈夫固当如是也。”成忠不由得慨然叹道。

幕僚指点远方高入云天的险山峻岭，说道：“子翁，您看那西北方的山峦，名唤嵖岈山，西南方的名叫马鞍山，是当时蔡州的西方屏障，山下的遂平和确山两县，便是当年的吴房和朗山县，李愬故意让部下在这两座县城前虚晃一枪，佯作败走，以麻痹吴元济，当时发动远道奔袭的基地文城棚，如今已经成了一座热闹的市镇了。”

成忠笑道：“时隔千年，沧海都能变作桑田，李愬平蔡还能留下如许古迹，以供后人激发思古的幽情，很难得了。”

另一位老夫子说道：“好在文城棚故迹离此不远，明日不妨备了马车去凭吊一番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成忠笑道：“我爱收集古董，也爱古人的诗词文章，譬如温庭筠的名句：‘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’闭目冥想，该是多么美妙的境界，不禁叹服飞卿构思炼句的功力。若是认真地寻到桥边那座茅店，同样也有诗中的霜月鸡声，供你欣赏，则往往感到平淡无奇，失望而归，对于古迹也是如此。还是让想象中的美好印象常留脑中，不时逞其遐想，才能永葆超乎自然之

美。”

众人都道：“究竟是翰林公的学问，不是常人所能仰望的。”

这样的太平日子过得很快，炎夏消逝，秋意渐深，才过了中秋，便是重阳，萧瑟秋风吹落了第一片黄叶。这天，汝南知县忽然慌慌张张来府中稟报：“大人，可不得了，县内东乡平舆镇出了捻子了。”

“是从哪一路来的？有多少人马？”成忠吃惊地问道。

“回大人的话，这股捻子是本乡土生土长，为首的名唤陈大喜，本是乡绅家的长工，据说这位乡绅逼死了一条人命，动了公愤，陈大喜乘机纠合了一群同伙杀了乡绅一家，烧了房子，占了平舆，公然造反了。卑职刚才得悉，特来请示大人发兵征剿。

汝宁府是冲要地方，常驻有官军三五百人，由一名正五品守备统带，缓急可由知府商请出兵，另外在府属信阳州还驻扎了一个“协”（旅），称为“信阳协”，由一名从二品副将统率，名额三千人，副将黑心，吃了八百名空额，实际不过二千来人，非有道台或抚台咨文，是不肯轻易出兵的。成忠听说捻子不多，放下了心，又恢复了从容镇定的神态，缓缓抚须道：“贵县且先回去差人随时探听动静，我这里便差通判去请守备发兵。”

守备听到境内出了捻子，又比打了就跑的过路捻军难对付，不敢怠慢，立刻派了一名千总带领二百名绿营官兵下乡到平兴讨伐，出其不意包围了陈大喜的老家，大喜仓皇抵敌，腿部中了官兵抬枪的散弹，逃进深山养伤，千总捉回两名来不及逃走的捻子，带回了府城，交给县衙审办，刘知府欣然拿出库银犒赏绿营将士。后来知县请示了府台大人，将那两名起义农民判处死刑，毋须呈报刑部复审，便绑赴刑场斩首了。

为何官军而称绿营？原来清军人关之前的部落武装，初设黄、白、红、蓝四旗，后又增为正黄、正白、正红、正蓝和镶